南雷集外文

南雷集外文目錄

祭馮韓卿文

次葉丈吉韻 五言古詩附

右文十八篇五言詩一篇乃餘姚黃梨洲徵君所著也徵君生前自編其集曰南雷文定晚年又就文定之精粹一編曰南雷文約前年有寧波一藏書家藏徵君手稿凡數十紙攜至上海道署君崇價三百圓主者以無購而還之且囑書陵之長仁和葉揆生貴士細將稿本詳覽一過凡文定文約所未有者另抄出一

孝題曰南宮書外文藏之書樓序略槐
光談復出示抄冊蓋皆徵君當日所刪
者推其刪之之故蓋記乘時以生前行
世續貨有未便而以待之將來乎距徵君之
殁已一百九十四年即此一編而徵君所事
及生平之交遊與其大略概乾隆間長
洲彭氏不貴士於當世書肆積來蓄者
集精本[illegible]有數篇為刊本所無者雖
為[illegible]次數[illegible]為[illegible]行[illegible]君
刊者森保集後曰舊作[illegible]君之表[illegible]

留餘集或所撰是所題以配之並當顧
二老為
國朝儒林之冠雖才學行誼皆當讓賢
為之流亞況其負有足以自存者在
手集間者耶光緒十五年三月二十四日桐
城蕭穆敬孚上海廣方言館
再考梨洲先生所著南雷文定前集十一
卷後集四卷三集四卷四集四卷五集三卷
南雷文約四卷乃先生晚年將各集刪訂也取

其要者存之也今舊刊本絕少五集均全者尚未之見粵雅堂刊本只至三集止四五兩集蓋未之見也余前十餘年僅得以集三集四集不知葉君當日用何本參校據本係用粵雅堂刊本則此十八篇余甚疑在五集卷中蓋先生八十三歲以後之文曰病榻續集公子百家編入第五集又從集第二卷兵部左侍郎莊君求張公墓志銘余本四存兩頁大學士文請葉公墓志銘字缺粵雅堂刊本均缺云候補入云辛丑九月晦日申刻記于廣方言館

蕺山同志考序

揚子曰一閧之市不勝異意焉一卷之書不勝異說焉一閧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師故自濂洛而來以理學鳴於後世雖所見有淺深考其淵源如印之泥不差毫末即以子夏之賢言不稱師曾子責其罪而責之況他人乎蕺山劉子以清苦嚴毅疏通于聖之旨其學得於德清許司馬敬菴敬菴師吳興唐兄卻一菴一菴事南海湛太宰甘泉甘泉則白沙陳文恭之弟子也先生講學二十餘年歷東林首善證人三書院從遊

着不下数百人。然当桑梓丧乱之际，其高第弟子多
归。风节文先生在当时不欲以师道自居，今东云
取從游姓氏而稽之，传先生学者盖已经一世，所存
二三皓首庞眉之门士，散在四方，既无所统一，而护
东修书之后，起闻风远集，不得与名列之学籍，
安仰。安放其归风节文夫不能泯灭无闻于名之名，
不知学者所本，非直以一时感慨独深也。与有
慨于斯，因作戢山同志考。昔钱绪山作阳明先
生年谱，立四经书门弟子：一经于及门之日，一
经于存殁之日，一经于随地讲会之所，其人没则

程子弟子門人嘗見其名而不知其人知其人而未究其學者皆其所不解吾先生既不能確準遊則及門之日無所取程先生之教方當亂離道路梗塞而難以存其教於畫程氏之所僅留之地問學之書二程而已故不得以龜山為例乃若不知先生之學雖先生門下所謂見其名知其人者則以龜山之例例之後以和靖行為二程之傳故論定之物證可以為信日之程祀史疏其爵里則其異籍闕門南部祠志之法也司馬遷為孔子弟子列傳以無闕以治其人而稱之太史公書精書君子以謂遷之識見加人一等矣其不

傳孟子弟子私為遺憾、故吳萊有補孟子弟子列傳二卷、趙復作師友圖記、弟子门人見諸經載与仍我傳聞、共五十三人、今考索至三百七十八人、尚有遺失、雖其人未必皆能傳道繼師受之道。墜地而精舊。乃髮。之靈如筆不知在幾許。

范熊岩先生文集序

熊岩先生年七十有五自集其生平出處在江右者謂之事記不敢居為敢也歸田以後謂之槐言蕭散幽勝之素也病中所作謂之痛述代呻吟也命其同學子序之余維先生以貴公子出而遭遇天下當倭寇猖獗之時振藻揚鞭莫不以風概相高凡上官稽撰為文者專以先生為主人流離世故非圖幕府才名為世所急點相將咨啟事生嘆而去之楚材晉用等者屢出尚存康懷不君一戰夫東歌以著業當值季假歸兵屆

弥熾楊、入無所不以和者、兵火之後、絃誦之聲衣
闕、先生書白鹿洞書、招徠鼓舞、士子風馳雨集、濟濟
蓬瀛庭月出、年年夷記猶其風流雅韻遺之材、勇於任
事、論者謂自方山忠毅、以來僅再見也、郡有巨麻看
天下名勝、秦蓄紀事、乃山志中之傑作、後來名章
秀句、登覽寄懷、讀之非先生不可耐名公、
逸韻、以傳黃廣信同知、九仙山賊亂、單騎入賊巢、
諭以禍福、安時解散、賊山柘樹諸寨、莫安延江浙界、
皆以計破、陳獻一瞰渠魁、兩地俱殷名蹟、先生不忍
其湮沒、一一搜之修復、程序山則先聖殿宗儒堂矣

章門、於湖口則石鐘亭、於彭澤則四賢祠、於信州則疊山書院趙忠定一杯亭、於萬年則濂溪像設、於鉛山則鵝湖書院度中丞文成置址亦已杳、吏特監而奉接往來皆取道南關壯繆先生廬於故碑、正其祝板、異矣生平喜游、雜傳書屬離而悅記春。盡遂遊斯真。而晚乎。若土。知歸未償賓如寒素、而見一友之書、聞一時之奇談、娛而害道之筆、日安遊之投贈、尺素行卷、皆庋藏、帶失、無一相畀、即為發視、原自己丑識先生、庚子行腳匡廬、山中隱士高僧無不識先生者、謂吾師年如麋鹿

之。石。可。与。接。先生。之。来。不。覺。瞻。欽。君。德。偉。長。王。也。
不知何故偶相接近十年以來過從尤數真誠篤
至。石朋守未嘗過於先生者。陳君士之子。以直耀
繫獄。先生惻然損俸以出之。王君雖翔兼柳横。
先生畫碑其題過此馮某曾孝卓杜以篆文臨
設論先生以業先生向係述之。是派總括係之。
因之感慨係之。所謂名士者。平居酒食游戲相
徵逐。名謂交友。於其緩急生死。截然不置問
昧於其間。乃先生不論交與未交。知其難名士也
節義之充。使然為之。而節如此。可謂之名士。始不一節

歟。讀離騷。爲人。輕薄耶。
臨終謂其子曰吾生平目未嘗得乾指未嘗
得閒。以此皆無罪於地下耳。嗚呼。可謂哀也矣

胡寸藏院本序

詩降而為詞，詞降而為曲，非曲易於詞，詞易於詩也，其間各有本色，假借不得。近見為詩者襲詞之纖嫋，為詞者侵曲之輕佻，徒為作家之所唾罵耳。余外舅葉六桐先生工於填詞，嘗言語入要緊處，不可著一毫脂粉，越俗越家常越警醒。若於此一恐猶打扮便諧，勿淡要〻，秋作新婦少年，正不入老眼也。至戲曲與詩詞不同，尤宜俗宜真，不可著一毫，字與擬捏一無故事，及截多補少，作穩句，錦襯煙籠，玉鑲刀口，非不好看，討一亮明快，不知落在何

如義、正法眼藏、似在吾越中、徐文長、史叔考、葉憲祖、皆是也、外此則湯義仍、梁少白、吳石渠、雖濃淡不同、要皆元人之衣鉢、張伯起、梅禹金、終是何勝於骨頭、近日之最行者、阮大鋮之偷竊、李漁之諢、蓋是之全以關目轉折遮倀人之眼、不是戲矣、予藏院本、在濃與淡之間、若入詞品、如風烟花柳、直是當行、甚矣務頭之仍元人遺意不可笑、楊升菴以務頭為部頭、謂教坊家有色有部、部有部頭、色有色長、之皆周德清、後人何論哉、

壽徐挹青六十序

往余覽東洲之文甬上万履安嘗以雀山七子見示其一挹青也以庚寅辛卯间有明州八家詩選出而挹青之詩最為俊拔挹青遂與履安訪余兄弟於黃竹浦時余四方之交遊方息甚所以慰寂寥者獨有甬上也已而挹青移居郡外間或講遊有魯余至甬上多不相值近年來挹青始返故居相與語舊悵風霜在顏而鬢髮皆已皓然矣當其社盛時吾輩豈敢意有功名之志居常皆含瓦石品最公卿戴晉重執政不欲入府人亦

儒之尺度，責望天子赫然震動，問以政理，俯施
下手速勢与頹違，赤精鯉魚之之燕蟄雞亂不
禁其攘刺之求，荒臺苑井與吉已所無卑鳥飛
來鐵函待後，匹夫煩覺，絕命未嘗不爲之變色
也。今也嘆老嗟卑，髮短心長，咲無聊賴，緬世長
民之事，徒說焉已之，稿骨都歷之，盡志服役雇之
然湎酗飲而蕭而世而下秀班民之人物春秋不与之
察蚕之，豈非晏者乎。嗟夫余与提青投筋乃來
年餘進而起飲而言己謂之故，有不堪回首者矣
然而不可，不謂之天辜，同社之士，一時居然与之斗佔限

往下為天之所惡人之所婦之身一般萬乃氣亂而
甚憐惜將乃信之是非安、文請下注國強而喜姓名
於漢以退事而已、畢所謂後來顧厭復有慕
人、鐘石聲音、雅不絕以清流自失、諸戶中子、餘希
易執、年逢而往、實無不平之氣已為佛之。而辭
佛。其言之悲、若唯識人之情也、其觀色之凄
然若唯識人之有眼也、落之處守寺其所、既之。
面目者復有魏人。持青如為字、繼為遺民乎
儀飯君世之差成人、其無聞於天下者、乃有其
則於後世者也、朱子言極而能亦盡極而大近世猶

有力者所掌握。如今之西而伯。淫。浪。陸。樂。不為人。之所指稱。章非辛。都。雜然。讀者之觀於世事已熟矣、今者於義理已精矣、當有以善毋職中之所謂。乃係最有詩書。況眉生云書到老來知。可著者敬法。紛紛不易人。余所致望於讀者、亦意不與眉生同也

諸碩庵六十壽序

嘗笑楨初王子通經學古者，其私淑之緒義皆
標了社名，極盛一時，所睢曜三吳豫章暨楚之為盛
吉那三江之限，而三馮湖甚風氣甚不前，人士無異於
有境外之夜獨然江中，處了熟爛時文亂，有敝掃屋
是時余居南中，縣士大夫遊遊與之上下其議論，鄉
邑之中未嘗有相社者，遠而予丁丑間，聞有所謂
昌古社者，起於邑之海濱，主之者則故碩庵及九
徵與同邑聞君才名相埒也，之聚社碩庵九徵固結盟
中諸子，傳稱征王之學，由是聲譽殷然，余兄

弟之矣。碩庵者始以甲申歲碩庵遯迹於武林
係寓吳山氣局和平亂思欲一試程出關城危陵之節
痛飲極歡豈知一朝之變夢書恥後二年李借燕
城王所攜有事於臨山碩庵與王子無藝核依好事殷
以東林黨將錄之目擇財時人係與碩庵皆不能免
盖碩庵負氣而多智雖纏是亢已氣不量敵不
鼓手也一發見二年來碩庵便與衛門與時
都揚無而也人絲不謂其安慨也嗟乎夫生之才不
供斯世義利變新王靜立謂之雖視時主之所好
者而依違之出其知於和平觀其心如是數怨焉已

老其生而樂偏拿禦乎天地者又非其君也操索
之人物麻氣天寒聲華行墨客書畫寄成就凡幾節
存書時彷社名士標榜氣類髒筆筆細故使令日
而鍊膝扎腳重務卷勉與後進争名堂而儒偽
雖然才不才其人也用不用其時也吾則之有之用而
累其才者無其未有不用者資才其也者即陳藉目
制渤海戰後復察而未甚健設數百了據食為華離
鄉衆之苦甚難者訴于有司有司不敢受括細制酒
之痛殺手無忌頑梗衆民之忿以田丁賦捉之隨於澤
死焉其鄉之田畝受淹於汝瓦湖奸民累欲請佃當事

仰許、李守根拔奸民並以佃湖之利進奉旨以為
阡陌數田特福民無不屬德頌菴獨力者定奸民
罪不得志以去。頌菴雖不保其世業所。而議種設
殷。極人。則時。有從步之。事。而後以書。且其。不以書字始
哉。癸丑七月○日、為頌菴七十誕辰、頌菴之子□人
爾之請、復來之表、門戶。感之。請書。且志。以頌。家聲。即
家。國。退處。甚。鄉。歷者。亦以。慨。然。望。才。不。才。之。辭矣。

諸敬槐先生八十壽詩序

元季之亂宋景濂避地流于里是處於陳堂之西軒堂與姬君毅存之伴其患流離顛頓之苦景濂叙其交情紀務而經浙甲寅歲山寇焚四明山樓燬數百里皆爲荒土矣燼餘於是壽翁夫人渡江而北諸九徵僻居其東偏之室朝夕過從暇則觀兼汎湖尋文正學湖唱和之詩與兼遊節序則九徵子姓思憶老工龍支離之容而不宴安饑寒安錯其子姪之內子事夫夫人不異子婦之事其姑也九徵有敬槐先生於壽序之爲歌當時之存詞與夫夫人且尋之細

果爾可嘆。系女孫兩孫、兩孫(孫)見其全三字，則見悉係
就之長男濂之同樣於吳新都看三之夫婦二人耳。
亦以公子兄弟不同之內，數然甚出一心。是甚之所無
也。景濂是時三世為四人爾。係以十口節移使無異誇。
是又甚至所無也。今山兜已畢，言返故廬吾月百
適當其全，人自大誕先生好觀族祖理堂通鑑
係請言今日致亂之故，要數十年來人心以機械變
詐為事。士農工商為業不同，而其主於賺人則一
也。賺人之法，則其柔陰不同，而其主於取非其有
則一也。取錢鈔之務，權中如今，而流通四里矣。大盜藏

之。烹其魚。焚其香。踊其牆之祿。約而寧。窘而掌。事以償。實而訣。
而莫。其至。塞滋祿。踐祿而莫。其至。禁也。是豈一朝一
夕之故哉。蓋人心如鏡。乎曰。禍福影現於鏡中者也。
教。不知其所以然。天何怪其經。守其安生。嘗云。謂余曰、胡致堂
有言、天之立君、以為民也。君之求臣、以行保民之政也、
臣之事君、以行其安民之術也。故世主無養民之
心、則君子不至。人君子不為之用、而上之所用者莫
非殘民害物之人矣。蓋稼穡可標稱者、嗚呼至
世而君、必安全之、不為心、天何至於程如是乎。昔者崑山
開府謹述生宗業書之中、至洪武五年、已百有十歲、

鄉舉盛世鄉飲酒之禮其視元代之典亡不啻
如樂棫樸之傳集其先生老儒千四年至今尊目
聰明不衰得所謂開壽證然非其人孰原感哉
生之德體如王君頌作為歌詩以告來世前兵部
職方司郎中兼監察御史眷晚生黃公輔頓首拜
撰

怪說

黎州老人坐雪交亭中不知日之蚤晚倦則出門行塍畝間已復就坐如是而日而月而歲其所憑之几雙痕隱然慶弔吉凶之禮盡廢一女嫁城中終年不相往來一女三年在越濟溪未歸寧闕之不省莫不怪老人之不情也老人曰自北兵南下懸書購余者二名捕者一守圍城者一以謀反告訐者三絕氣沙墠者一晝夜其它連染邏哨之所及無歲無之可謂瀕於十死者矣李斯將腰斬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

東門以逐狡兔、豈可得乎、陸機臨死歎曰、華亭鶴
唳、豈可復聞乎、吾願死而不死則亡。亡。是復何
嗟。黃犬。出。上蔡。東門、復聞華亭。鶴唳。[illegible]。[illegible]也、了
李。斯。陸。機。所。不。能。得。之。由書[illegible]之。亦已。[illegible]矣。不
自。覺。悟。而。書。之。[illegible]。之。[illegible]。書。[illegible]。之。即九原可作。李
斯。陸。機。畫。不。以。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耶、則[illegible]之默之、亦[illegible]
矣、而行吾方[illegible]、李斯陸機之所不知而又何
怪哉、又何怪哉、

兩異人傳

自髡髮居下土，不忍受辱者之死而不悔，乃有謝絕世事，托跡深山窮谷者，又有活埋土室，不死聞於比屋者，然往往為人害去縴，不得免，即不然，苦延殘晷，與拘繫無異，鴻飛冥冥，弋者仍莫求其蹤，世之最著者，以西溪之廣，僅得二人焉。溫州雁蕩山其頂有岩，出土區，雁去來其間，由是得名。元季，五峯作亂時，杭有兩庵，山畢如小兒冀子，夜其人向寔。後庵廢，荒徑塞斷，係寺已歲，遂雁山，欲覓頂，向遮而不得，因而問，但有猶姓某，莫得其名，不肯剃

鬆紛質宗族甚。十人推半年稱。太華錄之。種種積識
之見凡人。出贊宣之。所要見。舉備樓擇而與前及和
樂屋喜。十部隨筆。未路去之。三和無其數單曾。
尊倚于其音。磨不知其盛。死如。倘也。昔陶淵明作桃
源記古今相沿其高風如三神山之不可即。然亦寓言
至見秦之暴。并秦難罪何至人。此文。種保有其取
體。鬆縣脂印無機。源和之極而不忍之。歷事故是時
之歷歷。易而無其。歷如行。田之歷地難稱以而傳
可當言。為貴事出言而試諸生其字手人。姚之
諸生也。嘗稱禮問与里人為旨古社故歷同歲社之

支碩京隨穆遊存敬生戴十三經一本而受入兼為質其時日本承平縣屋讀中國之書士者至日本試之以文善之曰自大唐（日本稱中國曰大唐）之來者士者莫不自言為相公（相公謂生之稱）也其稱公也二千年不改據會疑其已死余逅遇補陀僧首遁亟言日本有國師諸楚宗號姚仁也教其國中之子弟稱諸夫子而不敢字之一至補陀年七六十矣余因譯訊其狀貌則楚學高年者之別號也余嘗歎士夫不知其有學也使後世而有太古當同厥旨者載籍者蓋則世謂之不如古人矣實則失之似余之陋也

蜀郡任永馮信不肯仕公孫述皆託青盲至妻淫于前子の于井而不顧余讀史而甚之以爲何至於是及身履其危而後知其言之可悲也

陳齊莫傳

陳君士京字齊莫（甯）民之鄞縣人東浙建義授兵部職方司主事監衢州掾兵陳以衛軍丙戌夏入仙霞關隨奏事於延平行在八月福州破百官皆航護二十八日君從南臺登舟十月群舟皆泊東石先是南院私於平國唆以閩粵王爵平國信之堅意降附其宰張鯢淵以下皆死司賜姓流涕而諫亦不從會建國扈監國抵廈門平國令其執之以獻建國以術免平國北去十二月朔賜姓會文武群臣於烈嶼設高皇帝神位定盟恢復丁亥仍稱隆武三年群舟稍

於南澳，君從之，勤王事遠近至，軍声頗振。四月，閣部熊兩殿薦君，加授光祿寺少卿。五月，群升移屯厦門，賜姓駐鼓浪嶼，設演武場，賜姓奉隆武年號，建國奉監國年號，各不相下，君受於賜姓，議同稱隆武，合軍略地，往來籌調人，卒不得。七月，賜姓合並國號，達運軍圍泉州，於桃花山不克。十月往署相語月振飛、曾相二雲櫻議，頒明年隆武四年戊子大統曆，用文淵閣印〻之。戊子正月，君卜居於鼓浪嶼。閏三月，同安〻溪皆下，以吏部主事葉翼雲署同安事。五月，圍南安縣七十日，不克而返。八月，同安破，葉君翼

雲及鎮將劉進、金禮皆死之。行朝駐瑞州，君發憤頭以談古最經要丁疏，投詩弔文丞相。十二月朝見朝，重授職方司主事。乙丑正月，行朝覺論方興，左都御史袁彭年、太常寺少卿、吏部都給事中丁時魁、兵科左給事中蒙正發、工部左給事中金堡、詹事府禮部右侍郎劉湘客，勤以嘉謨論（時號五虎），大學士朱震青天麟憤激去位，君上疏此何時也，曾未見群相議何以守，議何以戰，議何以招降，但叨叨汲汲，於所求延置於上下官僚，剋畫烏紗青紫之間，今日攻甲，明日攻乙，甲

避乙而乙防甲，信擇數事隄防外患所事，臣視之，唯
有痛哭而已，自是君亦不安其位，復返數哀兼
上始稱永曆三年，六月，漳浦守將納款，庚寅賜姓
在粵，辛卯二月，泉州復厦门，单孫蕃泉破之，曾二
要自縊，殺鄭咸避於浯嶼，賜姓自南至泉州，隨
十二月，攻漳浦，知縣出降，壬辰正月，樂登寄將赫文
興等城降，圍長泰縣，陳錦來援，敗之，監國以
舟山破，定西屯至厦门，以寄居金门，二月，復平和、
詔安、南靖三縣，進圍漳州府，七月七日，内司李
進忠五人刺陳錦，以其首來降，八月，刑部侍郎

廣西至自五指山言思文在五指為僧繼而勅使臺
島上所故臣不從決於二月至師擒降島師奏剃髮
二月五指山復遣使來島上存問於臣使言思文赴
離五指駐平遠縣將整兵救臣乃具疏請手勅
驗視乎不可乃言曰魯王自去監國之號五月至
師以萬騎攻棄澄縣遇伏大敗六月島師南下會
潮州守將郝尚久反正以定難孝至監收署太守事
其屬縣潮陽惠來相抗賜姓赴勤甲午三月二十
六日行朝駐蹕貴州隆興府上以安石乃出私以手勅
遣西寧王李定國奉之和人馬吉翔擅權竊殺大學士吳

貢艦以下千八人、內武臣一四、內寺二四月新朝割漳泉惠潮四
郡地令畀上剃髮不受、潮州復陷、十一月賜姓發水
陸師定西寧往粵東、十二月朔復漳州府、漳屬十
縣降者九、獨龍岩不下、十二日泉屬七縣亦皆、乙未
正月破仙遊、攻凡華民、二月議借兵日本、以君為使、
不果、四月援粵東、屯師差新、統領黃梧降綠、五
月賜姓祭旗、大演陸師、戈甲耀日、縉紳耆諸觀
之、六月祭纛、大演水師、九月南征、破揭陽、澄海、普
寧三縣、命峻揭城、毀陞呈事、十一月舟山巴臣鹽岸
城降、發師已三月、阻風至是始抵城下、十七日壬子

再遣使議和。丙申正月十一日、始頒永曆十年大統曆、以前年頒戎事也。台州守將馬信率其城納降於舟山。二月降將馬信偕周用張洪德俱抵厦門謁賜姓。五月初十日與師失利歸、賜姓斬其將蘇茂、茂て蕃舊將、因收恤其妻子、閏五月改厦門中左為思明州、六月十四日黃梧以海澄叛、知縣王元士程之、協將康雄不從、斷其手、以隘城出。七月初五日陳忠勇侯留守思明州、是日師北伐、奪閩安鎮、斬其將將胡希孔於橋首七千餘人、二十三日戰於南臺尊橋、又明日戰於橋北、再勝、十八日戰於鼓樓奪馬

年五月、擒延平擒將張鳳礼，八月初四日復達江、二十六日舟山陷，招御陳劉之英義伯阮孝友、程倬赴軍，先之丁酉二月賜姓請君及徐增公王忱而忠孝謙訓其子、十二月魯王在南澳、十二月二十四日鼻去大案局然、戊戌二月，聞上於丙申春移蹕滇城、西寧知秦人將劫駕出降，故有是舉，西寧封晉王、撫南劉文封蜀王、行朝日蹙，賜姓於是遣徐增公赴覲兼道達安南入滇、己亥賜姓北行抵浙、三月君舉六月魯王遣官祭之、舊疾曰君自瑞州返程數浪、委置石種於作磨石

山房與周公槐雨、聽風弄月、好為鵬書集，求恕之
白、以其殘賸中之芒角、雖老惟怪至要去云受一
事也、故張君水潞逝、訪詩于君、因知君為至我已
同。況昨得則君已。極息止。然始言之。愿居途。
歟也。妻在遼東、積三十年、乃歸、君在數浪嶼中
有四年、尋不返故鄉而死、向使言、有。欲官之、福。
亦六然、不歸也、以君之。文章、始而不言、筆、得者其所
廬寄更霧矣。屏讀君叢鍊而悲之、鄭經
君存、吾思君具、不為刪去、使知其義。故引、則有、天地也

皇明中憲大夫太僕寺少卿贈太常寺卿松磐姜公墓誌銘 丁酉

予嘗讀 本朝奏疏而嘆諸臣之不敬其君也夫諫者寧僅行己之言為得乎遂料其君不君堯舜不能納正言而以庸人之所共由者議吾君於是濟以機智勇辯而行吾之諫諫即行乎終將凍解於西而冰堅於東或獲釋於前而要誹於後是使其君終身不聞正論也吾謂諫者亦唯是堯舜之所行其即吾君之所能行也一時諫或不入其君終畏其言而不敢自恣未必不行之於數十年之後君是者可謂之敬

君矣、神廟時光宗生、其母恭妃無寵、已而福王生、其母
鄭氏也、上嬖之甚、嘗於玄帝神前盟、曰有子則爲後
於天下、書其盟並於約中分之、上藏其半、鄭藏其半、猶
流俗之所謂合同者、至是福王生、上傳貴妃鄭氏進封
皇貴妃、戶科給事中姜應麟上言、禮貴則嫌、事當愼
始、恭妃誕育元子、翻之居下、揆之倫理則不順、質之
人心則不安、傳之天下萬世則不與、非所以重儲貳、定
衆志、如或情不容已、勢不可回、則願首册恭妃、次及
貴妃、又下明詔、册立元嗣爲東宮、以定天下之本、當
是時、神宗、光宗、而立福王之意已泯然莫之能

衆。顧。一時。驟。謝於。公之。昌言。不歡。自明。但以疑君賣
直。諸公吏科左給事中楊廷相等疏救甚。自公論後
神宗故緩其冊立初 皇長子質顏為辭天變
為待嫡已有更為鋪宮金錢未備屢稽計部後公
上疏之十五年為萬曆二十九年不得已乃冊立 光宗為
皇太子第三子為福王四十一年十二月乙巳 神宗素盟
書于貴妃不肯出明日又廣之至暮乃出慶封如故
焚之玄帝神前等事不許明年三月丙子福王就國蓋
數十年。迴言。國本者皆祖宗之說而 神宗。昌。天子之
感。不聽。直行。其。意。則公之一言。得。畏之。也。公諱應麟、

字存齋、別號松操、寧之慈谿人、祖槐、父國華、嘉靖己未進士、歷官至陝西省參議、母王氏封恭人、萬曆辛一年進士、選爲庶吉士、改授戶科給事中、論謫廣昌縣典史、十七年遷知餘干縣、二十年丁外艱、服除赴闕、王文肅以三王並封擬旨、孝朝嘆之、及文肅請去、公謂揭者相公計、可以四年前不出、不可於四年後求去、宜於無事時乞休、不宜於安危時棄身而退、文肅異其言、而謝之、同郡沈文恭執政、故暇讓事君者也、往會朝堂、以後以語侵之、故事少宰隨例補任、文恭語吏部、署君姓名、上時留置貽牘中、專要請乃可、於是特

詔。七年，五請而不報。素羸益加甚矣。冊立命下，公喟然而嘆曰：吾君不難以舉之恣劉而殉以臣之一言，是誠堯舜之君也，吾又何必久而圖吾君乎？遂歸。光宗即位，叙國本首功，起太僕寺少卿。吏科薛鳳翔以公操格之堅，恥與後進爭鬧，即乞致仕。崇禎三年五月初七日卒，距生嘉靖二十五年四月二十四日，年八十五。明年，從子御史思慶請卹，贈太常寺卿。十四年，嗣子思簡再請，奉旨与祭葬，録其子一人。葬邑東北之花盆山。元配劉氏，封恭人，後公三年而卒。子三人：思簡、思素、思復，皆諸生。女五人，皆適士族。孫九人：晉珪、晉琮

晉瑨、晉璋晉璐晉瑛、晉璜晉卿、胥孫某、
魏曰、古之人君、臣、唯師友、后之人、臣、僕妾、婦、童、師友、
之言、春溫、軟、薾、僕、妾之言、屈曲、諂佞、宋有程子說
書崇政、帝折柳枝、以告、臣正此風遂、表有君不敢、
昔我　顯皇、風格。山。嵩。劉鐸。肖。而。明。遑。程之。玄。武。保匕
姜公有道如矢、帝默、其、書身、貫言、留只、床、宋。雖。
安。以。言。精。舉。出。薪。冰。壺。要。明。盟。姑。絶。中。主。諸。說。僕妾。
之。臣。夫。苟。宏。以。何。至。紛。紛。豈。屬。一疏。遂。是。呂。傳。期。君。
更。無。此。心。萬。年。
附与姜洪仙思簡書、鄙作轅舊詩有疏累者頗

有意存當　神宗諭封貴妃之時中外驚駭尚未甚著所謂人情洶洶道路相驚譌言皆後來景象言至極此似嫌太早反將公先發之見晦而不彰故第於先公形容太過處一概採取未上之疏載其全文以為非體且考其時有次輔沈公鯉一句則是辛丑矣沈公是年九月入閣而月已下十月十五日冊立皇太子之旨安得復進此疏乎三王並封之議在癸巳後公疏七年而銘文敘在擬票之前亦為倒置所宜改臺先生追誕生時聞公國本疏太息加額先生

生己卯至丙戌後八歲之不應斷壁空如也凡碑版之文最重真實而無識其時然矯之此弇州更甚所以不勝其糾纏也

錢孝直墓誌銘 甲辰

集士子私試之經義而刻之名之曰社其事至淺鮮也相體仁當國小人之攻東林者蔓延及於復社作爲蝗蝻錄言東林之有復社猶蝗之有蝻蓋情叔辭其也士之以此聲價頓高於是復社之名徧然如從及頗厭之在天下然同社者往鄉閭而致其姓氏行卷東西南北之人頗不必相見也同有羣同社之會者因解試則在省因歲試則在郡乃若絕無所因先期使吏四出速十餘郡之士子聚於一邑舟車塡咽市廛爲之錯掃街罷市置酒高會者則自

語溪、澄社始也。主其事者，為郡趙麟振公、錢咸子與呂願良季臣、孫建獻子、孫爽子度，以一邑而奔走十餘郡之士，可謂盛矣。其後十九年，丙申，而陸文彬雯若、呂光綸用晦，復舉社於其邑，如故時。子與之子孝直又主其事。當是時，前此諸子皆物故，存者唯子與爾已，以先子而嗣續斯社之事，亦不可不謂之盛也。乃未幾屢散，而社事罷，又未幾而孝直亦卒。是社事之盛衰，始於語溪，語溪之盛衰，又若終始於錢氏之父子也。余僻處浙河東，昔曾從社之會，約期未赴。振公子與於渡江，就余為會於王文成公之

策其剗文也特余文統出以置甲乙焉丙申乙亥
余方與麋既相接又不得赴後八年余與弟英晦木
萬言貞一訪子與丞其家孝直出其詩文則如怪松
怒水蒼無畔岸又旁習於書畫篆刻石撥阮洞簫
度曲余勸刊落眾藝併當一路孝直雖然之余尚
恐傷其邁往之氣旋自悔其失言也子直與指居後
蔬圃而謂余曰此三十年前子信宿之所也去歲為
債家發屋而去余曰有子也不此故不足道子與釋
然喜曰半月後將家君葬盛湖吾屋邀子以定兒文
也余諾之而別已而余歸未三月則聞孝直死矣余悵

然久之、豈孝直勇於為學、如王充所云絶臏於舉鼎者耶、且最後以何處死哉、孝直病臥書室、曰吾聞卒於正寢禮也、扶力而遷之、其婦侍疾、曰吾聞男子不絶於婦人之手、揮手而去之、促筆書曰、白頭之母未養、黄泉之母未葬、兄弟伶仃、壯志未遂、書畢而暝、嗚呼、孝直其生而近道者耶、抑勉強以行之者耶、蓋不可以求社中限之矣、孝直諱行正、姓錢氏、武肅王之後、祖祥、父咸、皆諸生、母吳氏、妻范氏、以再從子重瑞為後、女眉姑、年十四補博士弟子、二十三而卒於舉社後八年之七月壬辰也、將以　年　月

葬於原，子易居貢一狀之而求銘於余曰：庶幾慰余之思也。劉屏山詩云：輦轂繁華事可傷，師師垂老過湖湘。縷衣檀板無顏色，一曲當年動帝王。余敘述盛衰之際，且不知何不動情，而況於子易乎。吾恐讀之而愈增其思也。銘曰：

苗而不秀，秀而不實。孰封植是，孰斧鑕是。世之為孝直哀者，以其才而未出。吾之為孝直哀者，以其學而未卒。

前鄉進士董重天墓誌銘 甲辰

嚴子陵不求仕進、非由遯以全道也、後漢度顧園之覺公以素志惟將江築之上、兩乎以、不祿榮而君子許流穢源以諸東漢之名節、始於子陵、萬曆之後、吳中歸李男張異度、李子長、嚴陵皆早謝公車、不赴、以是自甘淡薄以模行、渕天、不事人、乃目之若清流、然深觀其操、陳大創字崇識、諸乙丑進士、乃元也、七十有四、董君就鄉試、推折困踣於偃屋、老死而不悔、有不當出而出者、以較夫以出而不知者之懸殊、如鄭近時之不赴公車者、於吾友中、吳有孫昭法、西浙有汪魏美、姚元瑞明、孫蘭、臣東浙有萬履安、顧

叔伯董天鑑此數子者其志可以出而不出抑不當
出而不出耶由是觀之隱逸之為名節畧不信矣子西
履安守其後西舟而天鑑守天儀之庸而叔伯守盖室
是而果然之風流畫象初先忠端公遊于甬上師張蒼
水先生天鑑之文武能公所同事也忠端公之于其家
屬通甬上天鑑之曰此乃畢景刪筆公若曰公皆以蓄之
指其所居之樓曰此忠端公讀書之所也兩家之交情若
是然而其可知也自吾先故之于世君諱德號天鑑
其字也別號銘存漢孝子董黯之後世家明州曾祖
邦宗中嘉靖丙午鄉試知浮梁縣祖光亨贈朝議父

劇主事武銘召也中萬曆己酉鄉試歷官南安通守居、知和易鄧三州、君少而詳敏、十一歲贈公之委於任書記之事、稍長即補弟子員、武銘公在昌、值己酉之變、君奮問起居、從一蒼頭蹴躪林藪、背中矢跡而歸營、馬傳僕、仆、君頭目瘡碎、脫死毫釐間、而書以觀亂、為大喜前錄將指曰易及河、問此何地也、居民曰劉馬河、師以昔不祥、去之、已而從遷鄧州、流寇擄掠、鄧州被圍、君則之見星而行、三晝夜抵五百里、縋城以入、時公以勤勞病革、見君驚起曰、吾有城守之責、死宜也、汝奈何試身不測之險乎、執君相持而泣、以卒官、君扶櫬

四鄉哀感行路崇禎丙子鄉試君在省下聞太夫人病
徒步而返至則病愈又徒步而出當事予息影收
声之日君芒鞋走塵赤足哉千里叩鎖院仍入號檯
中式人以為孝感也癸未復中副榜朝廷急於用人副
榜者奉旨授職君喟然嘆曰吾先以有致治之才崎
嶇於戎馬之地死而不見取於考功者人輕其非進士也
其革復縮以手不受而歸行輯以户部主事擢之丁
憂不赴自是以後屏跡窮處發之聲音孤鬱如猿嘯蒼語
危苦淒切蓋如是者十有六年而卒則辛丑四月二十
一日也上溯癸卯三月二十四日享年五十九某年某月某

日葬於某原配范氏少司馬東明公之孫女子四人元瑫
元珂元璋元瓚皆讀書有能文名女二人長適吳眞我
先生子次適孫淵孫男七人元巖元大元顯元碧元穗
元績孫女二人君不為沉灑之學鈔書至於等身詩
文主明理適用亦不以藻飾稜厲為工也蓋君之
為人孝友力行有家風有人所難及者君與弟芝峰公
為學生君負笈從學公尤甚芝峰公既病君之謂子孫曰
以壺酒從業進君之侯之舍見其倦讓子退則手揖以
就業公今而誠子知之乃先以壺觴進業公而後
進君之始從之書器及君之病藥餌所需不下中人之

塵、訊子、赤手、擊君寃、諍、不使君、負、傷、哉、男也之、嘆、則
君之所行有以感動之也、嗚呼、君至。矣。都。豈激。揚。而。
望。哉。原哭君表兄諱以墓誌見屬明年使萬里一
以求家、系曰三世之以情、在中節不言、余亦欲敘此一段使
兩家子弟知之、在中者兄諱之字也、後四年、始克為之銘曰、
倚君時節、執不與此、使無闕寶、龍操行乃毁、所以神明、
而吸氣土、卑扎銘存、飢寒設見志、非無。食。迹。不遇者。
欲。非無。有事。不讓。婉。以畫生。不。遇。已揭。前。紀。

陳乾初先生墓誌銘

海昌陳乾初先生卒，其子翼具行略事實，以余與先生同門友也，丐誌其幽。嗟乎，藏山之業，今日凋落殆盡，浙西獨有先生與惲仲升，當世莫知其為一方焉。余亦有所悼惜之嘆，何敢辭。先生諱確，字乾初，初名道永，字非玄。陳氏為浙西望族，祖鳴稽，祖理川，父穎庵，皆世其學。子姓蕃衍，兄弟四人，先生其季也。幼從伯仲學舉業，即能通其流。非年已與叔同試於學，使者伯言季文優於叔，先生不悅，棄叔錄而先生不與，先生悅甚，以兒輕之。先生曰：吾不欲先生舉也。叔怡庵

舉子業貴識之先特其弟子員許平遠又高偶弟之
儒於庠、劉守雲濤邁以國士、一時聲藉甚、而先生介
然不欲以趨附累郡邑、劉守知其賢、欲有所贈遺
累向以書、先生輒辭曰無然、謙和、疏恕遇事發、懷
磊。若郎。與之接者、莫不飾僞、盛員邑積甚、莫之敢
指、先生號於衆曰、吾邑之人何罪、而使一人橫行於上乎、
同舍生集數百人、走訴行御史臺論奏、不報、各更
坐先生以罔上、同舍生斷斷不退、發其姦敗論奏、以是
比之體九、畢之事、甲申申與族、又令升遷任要業、藏山
夫子之門、潛心力行、以求實得、始知暑寒日無間累事、

剗意破除文場牢籠家庭御覽之間錄為訪求叢敲
雜事者子之曰識而厝指點寫彙眾腕遍集疏
得指事之旨不下繩床五十年先生天才艷出書
法家則闢學院洞冥縣桂賤足融攝傍棰手便如風
習居喜書蒼頡自是體備音唐藏所取書刀削
之成冠以變漢於宋之數其服也不居者唐以和宪
過之筆之因古剗之下不藉言世人世其字無所倚傍無
改驛賴凡不合於心者雖先儒已有成說以不肯隨身
附和遊戲筆墨駭世俗之論而以佛以為異出之黑者異然
居稱此之是非先生守之賴堅顧未免信心太過以視

夫储眉，虎落之肉，眉、目、眼、朦胧、精神者，别有旨矣。来吾侣只精微要，鄙之传，倡一而和十，赤似为老生常谈，陈腐之谈，生钱之所痛也。余兼寓至杭汇陆丽京，业余头见女训而嗟叹，喟然叹京曰：以兼宴陈乾初先生所著也。余家寿阳者律，两年余与陆放翁访之长邑，病废、剧谈缕日，而精神不衰，闻刘伯绳将葬先生，曰：吾不能执绋引路，有负老友，涕泪为之交下，时浙西有与伯绳友者，徐约之、陈江其人谋，然不应，余因叹曰：吾人情相暌，至如此哉！临别以所著葬论见示，先生又于族葬病世俗之惑人也，陷之不孝，而深埋为不宜，程阅

趙、惜未曾與先生細論也、丙辰至蠡泉昌、聞先生學
疾如故、私喜語舊有日、先生以論學書致余、鄙
見不無異同、先生從然往復、明年將踐前約、而先生
厭世矣、余之不得再見先生、寧非恨事、卒年之日為七
月二十四、年七十四、娶王氏、先卒二十七年、子三人、長翼淑
利、孫女一人、孫二人、克鑾、克政、翼字敬之、侍疾能盡最
誠、先生可謂不死矣、以其年某月葬於泥塘石橋之
西、銘曰、
蠡泉之文。龍山集之。孔與聞美。生其鄉郡。死為義
士。生為道民。皆無愧憾。載山之德。

節婦陳母沈孺人墓誌銘

義昌多右族，來貝姓之為秦，以貴公子而隱陳氏，其尤也。有陳昌字朝生者，思也。凡數撫塵跡之，若單門寒。僅罔念劉鼎。已知為同門友龍初之湛子，歐父[illegible]所謂館之雅飾，其言譯淨，止不向可知為胡先生弟子者，是也。今哀貴識，乃銘其節母，屈譚存為如蔡節母之所成就，親生母良不易耳。節母沈氏，父蘭，姓何氏。節母在家即能代母司管鑰，恐要出入未嘗以纖毫自私。年長，歸陳氏，諱祥龍，字義旋，亡，貧甚，以得子之受植於外，節母非膳，日男姑最快

減寢處、不復更然紡織、淨室雞鳴已起、我擬序節
母年纔二十九歲。舅姑在堂、三孫在膝、室如懸磬、
再易之田、男不存餘夫之[illegible]。若涉大水。要無津涯。茫茫苦海。
何暇言。兒舅姑淒然而謂曰、汝膝前人、分何例婦、
奴脫粟、菜羹、淡飯、取給而已。節母啼咽、不得數[illegible]、奈
何以吾發傷大人心、飲食器皿必精、以旨供舅姑、
其嘗備甚艱、食也、君與婦如無聞者、而乾初內子克相
左右手、掃室存帚、女紅同巧拙焉、其後乾初異
居、聞其內子病、節母往視、若嘗藥摩痛、節母會了
無後也、朝生稍長、即從之乾初學、遠朝生學成、

卽使二弟從之學。三子學亦未畢。婚亦未失期。畢。卿。
之。中。痛相凄。聞者。不碍其。衛節。敎。至其。再易。書。
阡陌不改。未亡人。婚。願不改。以此孫。坐在。△年辛
丑四月十六日卒於△年甲寅十月初六日。年七十四、
子三人、長曰易、次生、次△、△孫幾人、生來叙次女婦
者。稍之。足之臣子。然鄉纓。戶。牖之。事。与經營。四方。婦
果。奉親。職而。奉親。易而。在。四。方。其。功。易。著。在。戶。牖
者。貫。易。易。愆。敬。流。以。名。旌。表。旌節。婦之。極。致。
旌表。之。在。天。不。不。過。當。而。至。取。而。以。之。分。著。又。或。兮。
偉。而。隱。之。吾。極。節。婦。不。信。旌。表。而。信。名。傳。之。誄。傳。

麼幾時會有一部好書，說言弟不細吾？如果可借者也。銘曰、以植蘇，聊以寄宗祈，生不同業，死不同穴，白楊蕭蕭，秋風蕩織之聲。

敕封吳孺人墓誌銘

某所銘吳止溪先生之墓者，乙丑年海昌人嘉復
以其夫人之銘為請。夫人姓吳氏，父晉賜，楚府長史，母
閻氏，封安人。夫即止溪，諱嘉，徽州府推官，蚤逝。乙
丑年八十四，正月二十七日卒。其子姪詳止溪志中。夫人
少從父之京師之楚，已又從夫之越，往生長華膴，然止溪
讀書豐陰山十年，夫人嘗有窮事，夫人偕人處於影
相尋，家務紛之味，早縱筆書籍，落莫如其中之酒
所在盜起陸警，言以僕夫人三徙其居，居與村郊之婦
持家來溫老稱擕勤業，道命於林精舍鄉之下老

追三年、秋鶴先生捐館於臨、止溪君居於蜀中又三年、凡
故時新歐、屬綏避退、挽孫長息、婚嫁有無、皆夫
人十指經營、遠近止溪掛冠焉、竟著述、中是在
庭、清談滿座、笙歌醴筵、不唯詩酒集一門之盛。男
筆生花、女才咏絮、楊枝所臨、剖甘壽業、待之皆為
韓業、夫婦如、如齒、民用門庭、傳有而待書之氣、
不矜、緩禮、理誤、嘉了熟若、奇人以止溪為之夫人之遂
為之子、其一言一行、動洪、眼使夫人知、程天學
知人處、稀敏事、家喜孝子子之、以真無、辭銘曰、
丈人之婦、丈人之母、足以不朽。

女孫阿迎墓磚 丙午

阿迎者，梁州羌人，今之女孫也。父黃百穀，母虞侯氏，家上虞之通明墩敷。阿迎生於通明，庚子歲十二月初七日也。壬寅三月，歸來，風疹異常，見余甚愛之甚，在左右僅然，不知熱之為體也。時余著書案對坐，弄筆硯，信口呼唔，援以說龍江女，識指頭如流水。三年來，余闢口吳中，朝夕念兒，兒亦朝夕念余。見余歸家，則兒見余，躍坐膝上，撫髭鬚者，言曲款密。中雜事不告，故家中有事，即使吾知者，兒識無使兒知然，兒其隔於吾也。兒見去，且見余耶耶，如去時

去、余啓之曰、爺勿出門、則兒無果餌食矣、兒曰、爺
在兒、不顧果餌也、今年余逗越城、聞疫癘盛行、
切念、然雖兒之出、十一月十九日至家、兒迎門笑語、余始
釋然、十二月二日、兒紅移痧證、上 太夫人壽、舉止安詳、
一門歡然、初七日、余設餽飯、為兒作生辰、是晚出痘、
至今日而殤、得年十七歲、哀哉、初壽兒之殤、余亦
甚愛之、撫無不入夢、庚子十月、余遊廬山、題寶瑞
財已五年矣、夢於圓通寺、似之若告別、並命作詩
記之、圓通有香來塔、此言明之、不自覺歸家、啼
阿鸞子美目以長、遂不復夢見壽兒、則阿鸞亦如

鋭之。是靈秀無疆也。蓋吾里元、所名、再生、而國

函通、而靑貢道、歸祥、斷、香雲素云、地壽、兒現、無[illegible]壽、於圖。

邁阿道老、議移而生。非無疑也。獨惟頑非[illegible]一ろ

隲兒再生、善遊仍之承年、而阿壽。之壽、何迎、福孫權。

[illegible]七年。祖[illegible]、而失知緣分之有後、際、興、何如、廢祭。

邵[illegible]春、命耶、解之於日、逼之女孫、無盡遇戩、是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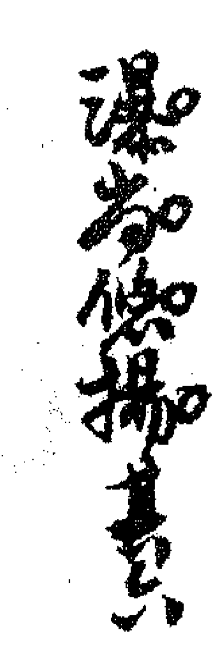
策試生、而未蒸朋友、一言、嗟、材孝孫、廬、盡、見之。

親[illegible]知、是、雖不知之情、甚、而隱生、強以三日葬

之從安山葬前、母孫久之側、壽、風、歲、盡、冰、雪、講

如與歎、壽、兒其時、思、念、常秋、毫無異也。嗚呼哀祭

之。畢竟何傾邑。仍云。孫壽如彭武。因以題之詩錄曰、
老來鶴髮畫無聊、與女溫存娛暮景、阿香都五
年。迎也。戴鉛。佛也。壽。福。鄭錦。其一。十二年中一世
重聚舊恨作新愁。病骨情消盡。事多豪淚。影都藏
豈見冠流。其二。舊因憶我太頻頻、悵我明年莫如門、
在我家和秋來。如思何日作不歸。號其三。海外長
將鄉去屠齊情見一笑。謝將眉見言。值得都長在。不
願堆盤憶黃鶴。其四。居指生涯近上頭。紅衫淺曉鮮
安掌前南閣曉日斷。圖治不道。居然量別。盡吾五龍江女
城雨三張晚夜。鬼追孫在身寄信曰、爵隱以酬答歌聞



蘇州三峯漢月藏禪師塔銘乙巳

古今學有大小，蓋未有無師而成者也。雖儒者之學，孟軻之死，不得其傳，程明道以千四百年得之於遺經，董仲舒、王通頗亦未識何所授受，故辟也。師道不立，微言絕而大義乖，即有豪傑，埋沒於俗學之中，不能自出頭地。釋氏之學，南嶽以下幾十幾世，青原以下幾十幾世，臨濟、雲門、溈仰、法眼、曹洞五宗，皆參證語錄，其譜系不敢凌躐越。雖如傳供錄，即若郵已假借人名者，方道御私，小豪傑之如生，標其鄉都，附不附，皆不可攀峯擇

脚跟踏未着人也、則指揮學子之要下、不然、道眼
通而後求師、徧問於善、若歸矣、又不曰弟子之者唯吾
無與而為叔貧者吾所未及之學、若是乎。師之衛。
宗杜堂。甚要。也。萬歷以前宗風最息、雲門、溈仰、
法眼皆絶、曹洞之存宗傳怡、臨濟之若存若沒、
什百為偶、甲乙相接、類多隨者派之續、紫柏憨山
別樹法幢、遍而唯之、紫柏憨出、以遂學者譯法嗣
云孫授此不。臨之書也、其後胡喝白亂棒、聲焰隆盛
鼓動衆聽、則先逞而厭之、陳飲、刑漢、而野祭無
祀之鬼、則先出嵗遞[illegible]唐子孫道人、此陷。而不。臨之。害也。

三峰禪師起而救之，宗旨雖明，實剖破若棗栗。師
弟子之弘覺存信其半不信其半。此謂之亡全也。
所謂宗旨者，臨濟建立料揀賓主玄要照用四
唱等綱宗，雲門建立函蓋截流逐浪等綱宗，
以語棒喝之數，曹洞潙仰法眼建立四標而五
位與相三時等綱宗，以語機語之數。備師主教
旨遺書，悟之塵陵數之德之氣。師獨推明總字
當嚮，宗柳數也。山之所嚮，念無以顯，顯於太虛慧
壽昊門北禪請師出世，師不正位，不登座，日咸音已後，
不許無師儼然而踐其位，則未證得謂證得得其將

接踪於世矣、已而登匡廬、汎沅湘、獅絃毒鼓響叢席、從密雲悟公、以臨濟第三十世開法金粟、師排闥而就之、悟大喜、上堂告衆曰、漢公悟處真實出世矣、我所以屈身來此、看者臨濟源流、尊老僧從來不易安第一座、今以累漢公、師請來源旨、臨濟出世、惟以棒喝接人、不得如何若何、只貴單刀直入、諸言豈異、無不可長久、曰宗旨大暢、嗣續難其人、不若已云、師曰、不然、黃龍有言、吾安敢許之辯不已、如來知見之慧、密擬之何由能盡、且古人建立宗旨、千牢百固、尚有乘虛接響者、況我真宗

若師家大法不明、無從辯駁、吾宗掃地矣、遯辭去、
雲以源流付師、師云、不受、曰、三玄三要究竟是何等
法、法若相傳于敵、祇受時師已登座開堂、雲乃行、雲
語曰、吾家以拄杖拂子、標題種艸、汝將謂別有據
實法、口耳相傳耶、因問云、三玄三要且置、如何是一句、
師答、偈雪塞江水沍、以是第一句、圓也圓不圓、
劈也劈不破、坐張到牛角尖、無舌舌頭大、深深處
絕古路、若不行、是門戶、若要行、子非父、問取和尚
道一句、雲又向汾陽道三玄三要事難分、如何是
難分處、師又偈、若落難分處、顯須表是訣、若還分

得是。依舊隔千山。意思言。請通關。得而忘。是何

顛粘頭綴尾。倒翻撒大雪滿胡天。雲又問得意

忘言道易親。如何是得意忘言。師畫◎相。答

云。解纜而行。雲又進(問)◎此是圓相耶。三點耶。

師答書曰。法門建立之密。千古萬古不能撲破。嘗

未破則臨濟秘也。豈可以一時筆楮之不易表

接之無人。便欲越過此宗。書行平易坦途。故覺

範曰。此如衣冠稱孔門弟子。而強易數辭。三尺童

子皆笑之。雲謂讀書一點曰。我是師不曾說起

被既知此。被自行之。一點謝行宗旨。受源流以復師。

赤發君於祥之請師又上書於黃云曰藏得心於高
峰印法於寂音和尚一棒血流三番大徹辭香鐙
娃一爐雲君祇恐不是玉玉之真者大安當是時
雷雲雄庸臧於師心服其英偉辯博非及所及姑
且寧毫之而及門楚無異很鼻譏譯語作於是看
開姜七書去視負師弟乎之即若火手鉦師累
嘗失師和子之敬弟法太事不傳搞私則取合之
議新層卷謂其從聘君無所得群年僞年後出
覓如馬之有勒其不宗聘君明甚儒禪同何則師之
鑿語於師又稱喜那師諱法藏字漢月號於密

晚改天山無隱，蘇氏子也。父蘭，母周氏。生大卿校，雨水暴至，失師所在，已而乘大龜出沒濤中，從是奇之。年十五，從德慶院僧為童子，三年學祈冠禮而後落髮。曰：出家豈細事，可輕易為之耶。嘗自書戲記曰：吾四十悟道，踰六十而見所而讀高峰語錄，入手快然，如出己口，始破心疑，究竟是成。於蓮池受大戒，捏古心，入靈巖虞三峰，表發參嘉蟠，勘不治，府中夜焚香泣所苦，小師向香擊桓徹天，無嘆曰：吾無言，四十悟道，今三十撰往若，是豈終質此語乎。語不能禁，明年同朗泉調

侵尋之次，瘧瞎擲身，一睡五日不醒，遍體燃外植樓
屋所有，聲師謝若雷，霰躍起，枕上心空，際斷從
前文字，但見紙墨義理了不礙，懷端坐終夜如辭
指頭無恩，惟中切指青州布衫，打失鼻孔，即頌曰、
一口棺材三只釘，一聲冷笑遂平生，自從薤露悲
歌斷，靈櫬仍朝朝暮暮相青，則萬應壬子之三月初
五日也，師於不取自足，深研玄要之旨，又二年，梅枝
初謝，擁膝危坐，不知寢之發背，一日推牕見黃梅
墮地，千門萬戶即時劃然，取雲教者智證偈讀之、
不異室中摩頂受記，師道價日高，方外殊老宿

原劉若以徑山迎之憩山六以歸宗招之復謝不往
十年而後嗣法於密雲天啟末文書姚文毅閣學
何皆得罪權人絕交避禍師往北禪相與鉗錘評唱
危言深論不隱國是直欲發向聲背身出其間
烈皇帝踐祚師在安隱始破濤全提龍象歸蹤
繇號為一時之盛而法門之禍殆如儒墨相與辯
乃所知之如父也師之不獨緣也亦章矣師入住道場
常熟三峯蘇州大慈聖恩吳江聖壽杭州安隱
淨慈無錫錦樹嘉興真如而始於三峯終於聖
恩崇禎乙亥四月朔白椎辭眾七月二十一日風雨法

堂大衆皆異棲，初夜侍者齋曉侍寢，問如何是和尚身後事，師曰，床頭老鼠偷殘菓，壁上孤燈照寐，舊衣添至二刻，僧問如何是頌真出古自皇前，如何是古自皇，師曰，草衣不食，頃之，跏趺而逝，世壽七十三，僧臘四十五，後四月，塔建之，其全身葬萬峰禪院之左，是予自燈貫於語所门，集其語錄七卷行實，以法系不紊，伊孫一默成，問石乘在，可謂頂自徹，遷寺恒副石壁手段，若鴻書不刃錯，渾吉忍具識，禮繼起儲石機季劉遺負，凡古人今存信然皆，嚮也律界矣，師儀觀甚偉，其在淨慈時，一時

余請公序者、則存嚴印持隨識公張子初江道闇皆羲文字之交、故聞隨見之時、羲好觀宗佛語錄、有言之於師者、師謂當古德語錄、實如勘辨、羲茫然無以應也、師為之一笑、方丈中時說論語周易、皆數條別出新意、羲聽至夜分、後二十有二年、羲見儲於靈岩、出師之年譜、道行錄讀之、謂羲曰、天童師有語名、前有作者、肯子羲、之敢撰、於錢宗伯、光明加顯、吾師之塔銘、當時黃宗伯所撰、以未備、子可引前例為一通乎、羲曰敢辭、昔柳子厚、為大鑒

碑刻夢乃繼之叢書第二集已則有斯例在乃
撥其大要言之唯宗旨之定法門之與癥也故不
敢畧姑銘曰
在昔宗元試經得度法幢相望緊此之故有明
羅釋所取負子百年瑞飲香煙而止間生叠
律其教教婦人孺子禪悅喜美師起三乘乃總
羣三綱宗不立白書孤埋遂旋趣識立漢赤識趙
人本盡環畢而言部尉偷衣大佛金珊五宗起
嬰師有實血泪無瑞懸鼠逢猫偏心不起所曰綱宗(五宗詩)
復如是維被點鼠不生法門今始精賈數有五宗

原、聖學宗傳、亂於萬曆、東林諸之賢、維無錫、端文宗寡、錢氏啟新、魏〻三公、傳其大醇、師其至嘉。密護是時、砥柱釋氏、天心而知、孰謂嵩高、錫山高。叩以孰謂無深、瑤涯深與

附繼起儒書

讀高文不禁淚下、歎三峯和尚、道高天下古今、乃遭遇艱苦、非親見面目、心手獨詣者、不能領吐隱痛、以告天下古今也、不孝不揣菲薄、非不欲直指先師光明心髓、同乎日月、懸前耀後、而又每以曲體先和尚千折不磨之孝孝志、

如大論所謂詞停息諱居多、澄江張司農見
不孝文字執曰、和尚居則鄉耕即隱於三峰
老和尚塵剎深心未免泥屈、今日因高懷激
發、黃覓剎三言精深、去夏別時、曾訂木樨香
裏放小艇過訪、時以水程阻塞、不能逢教行、
何論行路、旦中回促、聊畧未盡胸臆、年譜序
高拔出情緣、俾諸銘同行世也、

祭馮韓卿文

蓮山巧孕大江匯之衝、鬱爲名世、五百之期、偉哉馮公、名字接武、氣稟風雲、文當龍虎、化七葉蟬連、累世貴而祖道德、彬彬焉備也、粉藻奏對、大廷歸錄、鮮偏征都之縣、不通貫天人、素春刑書、佐二千石、聯石不顯、儀區裁直、緇流禪以、稱求文德、章日司理而復、而宜治、文無害、嚴而不殘、維石頭城、矣啟塞蕃綏柔、孰司邦憲、嚴戢維艱、公當其任、刑清政閑、訓治姑孰、驛驛五馬、班劍于門、峻岑于野、熾厚見修、畀符郡雅、東山之志、在事彌篤、

暮屏人崇式返初服情逸軒冕志宣甚遍袖黃
石磴稀赤松辟穀天不憖遺形新逕扁鄉迷戶
視國推興刑千秋万歲非哀来値麟麟之鳳毛屎
乎天庭青霜鐵業朱躍馳声傳皆龍鳳家
寶國積公德未究何續崢嶸惟公早軒繡云同
趣概其千汎雖异卑三無定中以婚姻投我明璠
白首一日歲寒青霜哀百凡人王陽絕船風肅
讀惟月記朱戶公手歸來一聽此之語

次葉子吉韻

三百五十字。投來本自僊。素紙頻感興。蓋屋不數丈圍。雅閒攜屋眼。而遊濂洛源。讀之再三歎。洗耀出微言。吾聞玉峯麓。莊渠破朝昏。此心為主宰猶如。砥柱存。瓣香厥餘乎。千年歸主敬。千識意自遠。碑録何足論。一傳得吾邨。月勝開九郤。丈章千載道。不與江河廢。大矣全集序。千秋不離天根。源遠流自長。任他春風還。何意羅數語。此有疑若礦。愿子究幽蹟。何得擄李都。風期托相撥。求日不然。拟息迎重來新詠。朗月出照昆崙花散

難端口吃顏子愚，隱以巳未來，沿亂留其根。何
條分設施條件來敢陳，猶學王子年，夢麗直不
所學至無賤，低讀說往術，云嘗夏試往，亞不能攝業
赫婚信本願，湖寶家常從闌遁，不無失重鄉，為傳恐
赤遇所以行子權，抱柱於汾，恨亭幼女，又忘雜廣
破鏡幽情發思古面目，識主即婚置，四年後大未被康
一見家世以文自娛，無以書畫藏，度後承傳來老，所嗟老非
陰論斷，民方雖特，何以道夏殷，巫字奇隱逸何
了辨朱續，其責在以善，學傳而仕，鄉危亂，知
聯無疑門，今執如，書錄探察，議東分求儒